儀禮糾解

儀禮糾解卷之五

鄉射禮第五

安溪王士讓述

此諸侯之州長、春秋會民而射于序習以禮樂也。州、鄉之屬。州長、士職也。或鄉大夫在其州內、則當來臨此禮、稱鄉大夫以行之、故名鄉射。又鄉大夫既賓興賢能於其君、退以五物詢衆庶、而行此禮于序、故亦名鄉射。於五禮屬嘉禮。攷弦木爲弧、著於易繫。侯以明之載於虞書。則射藝已肇於黃帝堯舜之時。而其制度禮文、則大備於周也。王政以善養人於無事之時、使之習之。至於久而安之、則不疑其所行。故發而不中節者、常生乎不敬。所

存乎內者敬，則所形乎外者莊矣。內外交脩，則發乎事者中矣。射一藝也，故可觀德行。

穆亭李氏曰、周官州長所言射者、王國之州長也。周官者其主禮之人、與其行禮之地。而此經則主言侯國之鄉州射禮、而詳其儀。又曰、鄉飲酒之禮、主於鄉大夫之賓興、而正齒位其兼義也。鄉射之禮、主於州長之習射、而詢衆庶其兼義也。

鄉射之禮。鄉射亦行飲酒、而但以射言者、主於射也。士讓揖將射、而行鄉飲酒禮。所以嫺雍容揖遜之度、定其志、安其體、此之謂禮射。

主人戒賓。賓出迎再拜。主人答再拜、乃請。主人、州長或鄉大夫也。戒、猶警也。賓者、州長以處士爲賓。鄉大夫則以公士爲賓也。出迎、出門也。請、告也。告賓以射事。不言拜辱、爲習民以禮樂、不

主爲賓已也。不謀賓者、將不獻賢能、事輕也。大射、前三日宰夫戒宰及司馬。又射前一日樂人宿懸。此不言日、則戒賓與射同日矣、**賓禮辭、許。主人再拜、賓答再拜。主人退、賓送再拜。**退還射宮、省錄射事也。州則于序。鄉則于庠。**無介。**雖先飲酒、主于射也。其序賓禮略。穆亭李氏曰、介以輔賓。射乃有賓無介者、主人既與賓爲耦、不可以更耦於介。苟使賓黨之士、若主人之屬爲耦、又非所以優介也。曷不耦以適者有無不定也。望溪方氏曰、鄉射、大射、公食大夫、燕禮、皆有賓無介。有介者獨鄉飲酒耳。五州之中、德行道藝相比次者、必有數人、故立賓及介。而介之禮亞於賓。俾衆賓觀感而益自矜奮焉。若州長習射、則立賓以與主人行禮。而偕衆耦足矣。無所用介。大射燕禮、則有位者皆在列。

賢者衆多。不可以賓介兼之。

右戒賓

記、大夫與、則公士爲賓。 公士、在官之公士。據鄉射以處士爲賓。大夫與、則以公士。不敢使鄉人加尊於大夫也。然則大夫之與此、亦主人請之明矣。記言此者、恐其或用處士也。

士讓按疏謂鄉射使處士無爵命者爲賓。有大夫來、易去之。敖氏辨之云、大夫於一人旣舉觶于賓、乃入。主人必無臨時易賓之理。據此、則大夫之與、與賓之立、皆其前定者也。或謂此所與之大夫、卽州在鄉內之鄉大夫也。鄉大夫宜主射。而云與者、以州長辨其事爲主、而鄉大夫涖之。優尊以逸、故云與。說固可通。然下文明有獻大夫、大夫爲下射之條。則大夫指遵者、敖是也。其以公士爲賓、可見成

周在官之士、非一切刀筆吏可比。固有德行道藝者在。故其等於處士爲優。後世仕學分途。習吏事。者不明經術。明經術者輕鄙吏事。背失之矣。

使能。不宿戒。

能者敏於事。　望溪方氏曰、不能則不得與于射、不待勝負分、而已有所愧厲矣。能者始得與于射、則鄉大夫與賢能、非德行道藝有可觀不得與于衆賓、可知矣。州長教射而徵擧士、事有故常。無用先期而戒之。　士讓按不宿戒、猶戒賓與射同日耳。與鄉飲酒記文義同、記此、見其異於大射司士之戒士一射、爲禮重也。注云不待宿戒而習之、又別生一義矣。

乃席賓。南面東上。

凡席于此者皆東上。惟爲神席則西上。洎郢吳氏曰、庠與序、淺深有殊。其爲規制則一也。疏云序無室、則無戶牖。設席亦當戶牖之處耳。若然、中無室

與尸臑、則傍亦無房。籩豆俱無所置之。何以行禮乎。　士讓按席賓南面東上。于序然。于序亦然。

衆賓之席、繼而西。衆賓、亦衆賓之長三人也。繼、繼賓席也。以次而西、亦皆不屬。東上。　穆亭李氏曰、席無相屬之法。相屬則不便於升降矣。鄉飲酒言不屬。此禮言繼而西。互見為義也。

席主人於阼階上西面。東階主位。尊於賓席之東、兩壺斯禁、左玄酒、皆加勺。篚在其南。東肆。斯禁、禁切地無足者。州長是士、兼有鄉大夫禮、故舉大夫斯禁。與鄉飲酒同。左玄酒、設尊者北面、西為左、尚之也。肆、陳也。

設洗于阼階東南、南北以堂深、東西當東榮。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解見士冠陳器

章、及鄉飲酒設洗章。縣于洗東北、西面。縣、謂縣鍾磬與鑮於筍簴也。鼓鼙之屬亦存焉。凡為士者之樂、皆得備諸音。惟以特而別于其上者耳。其設之、磬在北、鼓在南。略放大射西方之縣。此縣於東方、辟射位也。鄉飲酒無射事、則縣階閒。穆亭李氏曰、編鍾編磬、十六枚為一堵。合兩堵為一肆。宮縣四肆、軒縣三肆、判縣二肆。特縣一肆。諸侯之士、與天子之士一也。鍾磬各十六、以備十二律、四清聲。注云但縣磬、半天子之士、無鍾。如是則八音不全、不可以為樂矣。

右設席尊洗縣

尊綌冪。賓至徹之。凡行禮之尚質與分有所厭者、皆不用冪。用冪者尚潔敬也。蒲筵、緇布純。注云、筵席也。純、

綠。疏云、在地者爲筵、取鋪陳之義。在上者爲席、取承藉之義。朱子云、但一物而二名耳。疏說非。**西序之席北上。**衆賓統於賓。此東面非常、故記之也。士讓按據常禮、衆賓繼而西者只三人。然或多不能容、復有東面之席。大畧射禮與飲酒禮、有同而異者。如飲酒禮有介、而射禮無介。此西序有席、爲備耦之故。且亦以無介、故得設席於此。疏云非常、蓋得之。

乃張侯、下綱不及地武。侯、射布也。綱、繫侯於植之繩也。武、足迹也。中人之迹尺二寸。五武成步。步六尺。侯上廣下狹、象人張臂八尺、張足六尺。而下綱象足、其離地處尺二寸、亦即以足取數也。士讓按六書、侯从人从工从矢、意侯象人形、故从人。梓人爲之、故

从工。以受矢、故从矢、若威不寧侯之說、雖本射義、朱子蓋嘗疑之。

不繫左下綱。

中掩束之。 中郎侯中、云中掩者、侯中一丈、左方之躬、與舌合長一丈、引此一丈者向右方、適與侯中之一丈者相掩也。既則以綱籠于綱而束之。穆亭李氏曰、所不繫必左下綱者、侯之西毗、爲賓所從入之方也。

乏參侯道。居侯黨之一。西五步。 乏、周禮謂之容。爾雅謂之防。所以爲獲者容身防矢也。以草爲之。說者云、如牀頭小曲屏風。黨、旁也。乏樹于侯北西旁。三分侯道計之、侯道三十丈、乏居一分之地十丈也。西五步者、六尺爲步、五六三十。謂在西旁、去中道凡三丈也。所以遠近如此者、一得避矢。二得去堂二十丈、聞唱獲聲也。士讓按、文反正爲乏。正以受矢。乏以避矢。兩者各樹之地、爲用相反。故取

名爲疏謂矢於此遭之不去故名射以中爲雋若未至於侯十步矢便不能去恐非彰巧力之義。

右張侯　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此皆獸侯也。燕射則張之。周禮梓人云、張獸侯以息燕。而記此者、以天子諸侯之燕射、用鄉射之禮、而張此侯、迹類及之也。白質赤質、皆謂采其地。其地不采者、白布也。熊麋虎豹鹿豕、皆正面畫其頭象於正鵠之處耳。君畫一、臣畫二、陽奇陰耦之數也。其畫之、皆毛物。朱子曰、周禮梓人有皮侯采侯獸侯。其曰張皮侯而棲鵠者、天子大射三侯、用虎豹熊皮飾

侯之側、而畫以五采之雲氣、號曰皮侯。又各以其皮爲鵠、綴之中央、似鳥之棲、故曰棲鵠、其曰五采之侯者、賓射之侯也。正之方外如鵠、亦三分其侯而居一、中二尺畫朱、其外次白、次蒼、次黃、次黑、充其尺寸使大如鵠、亦畫其側爲五采雲氣。三正之侯、則去元黃。二正之侯、則去青白、直以朱綠也。射義注所謂畫布曰正、棲皮曰鵠、是也。其曰獸侯、則燕射之侯。此記所云是也。蓋用布而畫獸頭于正鵠之處、故曰獸侯。天子諸侯則以白土赤土塗其布以爲質。士則用布而不塗。所畫雲氣采色之數、亦如采侯之差等也。　士讓按注云、熊虎豹、取其不妄上下相犯。麋鹿豕、取志在君臣相養。朱子云、或恐射此野獸、此是取其服猛除害之義。說較注爲優。

凡畫者丹質。賓射用采侯、燕射用獸侯、皆畫

雲氣於側、以爲飾。必先以丹采其地。丹淺於赤者、

鄉侯上个五尋。

最上一幅爲上个。用布五尋。每尋八尺。則四丈也。

中十尺。

中、侯中央之方者也。用布五幅。幅各長十尺。每幅之廣、二尺二寸。就幅畔各削一寸爲縫、則實各二尺。合五幅成一丈。而廣與崇方。

侯道五十弓。弓二寸以爲侯中。

言侯中所取數也。量侯道以貍步。而云弓者、侯之所取數、宜用射器也。弓二寸者、骹中之博也。士讓按凡量侯道以步。步六尺。弓之下制、亦長六尺。五十弓則三百尺也。爲三十丈之道。弓二寸者、謂弣把中側骨之處、廣二寸也。以爲侯中者、言爲侯中十尺之取數也。蓋每弓取二寸。五十弓、則積百寸而爲十尺矣。

倍中以爲躬。

躬者、中之上下幅也。中十

尺矣。倍之者，上下幅各用布二丈橫接之。**倍躬以為左右舌。**此即上个五尋也。以舒出言，謂之舌。躬之上有二丈矣，倍之則為四丈，即五尋之數。**下舌半上舌。**上舌左右各出躬一丈矣，今下舌各出五尺，僅居其半，通躬之二丈則為三丈也。所以半上舌者，侯象人之形，上如臂，下如足，上廣而下狹也。總計鄉侯一用布，中五丈，躬四丈，上舌四丈，下舌三丈，凡一十六丈。數起侯道五十弓以計之也。其道七十弓之侯，則中七幅，幅丈四尺長，用布九丈八尺，上下躬用布五丈六尺，上个五丈六尺，下个四丈二尺，通用布二十五丈二尺也。其道九十弓之侯，則中九幅，幅丈八尺長，用布十六丈二尺，上下躬用布七丈二尺，上个亦七丈二尺，下个五丈四尺，通用布三十六丈也。

奠定、速賓之節。主人朝服、乃速賓。賓朝服出迎再拜。主人答再拜、退。賓送再拜。士讓按注疏以戒時元端、此方朝服、但經無明文、敖氏以爲戒速用朝服。義與鄉飲酒同。說爲優。蓋戒時未著所服、至此方著之耳。又此經不云拜辱、又無介、與鄉飲酒異者、禮輕也。賓及衆賓遂從之。主人既退、衆賓乃至於賓之門、與皆行也。云遂者、雖相去有間、亦實相接。

右速賓

其牲、狗也。亨于堂東北。士讓按羞出自東房、主人之方也。堂東近北、爨所在。使於卑者設具、故俎實亨於此。既載、乃由東壁升自西階。

及門、主人一相出迎于門外、再拜。賓答再拜、或庠

或序皆有外門。相、擯也。有司習於禮者。一相先傳命、主人乃自出迎。**揖衆賓。**差卑、禮宜異。

主人以賓揖先入。以、猶與也。先入、入門右西面。**賓厭衆賓。**

衆賓皆入門左、東面北上。賓少進。引手曰厭。少進、差在前也。

主人以賓三揖、皆行、及階。三讓、主人升一等、賓升。三讓而主人先升者、是主人先讓於賓、乃道賓也。不俱升者、賓客之道、進宜難也。此敵禮之常。若燕禮君升一等、則君尊故也。敖氏繼公曰、皆行、言無先後也。三禮館議、皆者、皆主人與賓也、上言以賓揖、此言以賓三揖、明不及衆賓也。衆賓猶在門左東面之位。若如疏解、衆賓皆行、將隨賓而揖乎、抑賓揖而隨者不揖乎。蓋均不可矣。且三揖是人偶之禮、非旅進之禮

也。主人阼階上當楣北面再拜。賓西階上當楣北面答再拜。拜至。

右迎賓

立者東面北上。此謂來觀禮者、解見鄉飲酒篇。主人坐取爵于上篚以降。將洗以獻賓也。鄉飲酒篚不云上者、文畧。賓降。從主人也。當西序東面。主人阼階前西面坐奠爵。興、辭降。賓對。主人重以已事煩賓也。主人坐取爵、興適洗、南面坐奠爵于篚下、盥洗。賓進東北面辭洗。主人盥手又洗爵、致潔敬也。賓必進者、方辭洗、宜違其位。言東北面、則位南於洗矣。主人坐奠

爵于篚。興對。賓反位。反從降之位。主人卒洗、壹揖壹讓、以賓升。賓西階上北面拜洗。主人阼階上北面奠爵、遂答拜、乃降。拜洗、謝其爲己洗也。乃降、將更盥也。賓降、主人辭降。賓對。主人卒盥、壹揖壹讓升。賓升西階上疑立。疑、止也。正立自定、有矜莊之色。主人坐取爵實之。賓席之前西北面獻賓。進于賓也。凡進物曰獻。士讓按于阼階上北面取之。于賓席之東、北面實之也。賓西階上北面拜、主人少退。少辟。賓進受爵于席前、復位。復西階上之位。主人阼階上拜送

爵、賓少退。賓亦少辟示謙。薦脯醢。脯以籩醢以豆。賓升席自西方。升必中席。乃設折俎。有牲則有俎也。薦與設皆有司。主人阼階東疑立。待賓行禮。賓坐、左執爵、右祭脯醢、奠爵于薦西。興取肺坐絶祭、尚左手嚌之、興加于俎。薦西、右方。奠爵者。右手將取肺也。肺離之、上爲本、下爲末。先覆右手執本、則本垂下。乃御左手仰承其本。因而覆左手、則左手上右手下。絶末祭。以口嚌之。興者俎在薦外。興爲便也。坐挩手執爵、遂祭酒。興席末坐啐酒。降席、坐奠爵、拜告旨、執爵興。主人阼階上答拜。賓西階上北面坐卒

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主人作階上答拜拭也。啐，嘗也。降席，席西也。旨，美也。卒，盡也。

右獻賓　凡獻用爵。其他用觶。爵尊不可褻也。凡舉爵、三作而不徒爵。謂獻賓獻大夫獻工皆有薦。士讓按三作者，一為賓作而衆賓該之，一為大夫作即遵者也，一為工作而笙該之也。此三爵皆取之上篚。

薦脯用籩、五膱、祭半膱橫于上。醢以豆出自東房。膱長尺二寸。脯用籩，籩宜乾物也。膱猶脡也。祭橫于上，殊之也。於人為縮。醢以豆，豆宜濡物也。又或稱乾豆者，凡作醢醬之實，恆先膊乾而後漬之，方成。東

房左房。穆亭李氏曰。亭雖無房。擬所陳位亦在東房之處耳。且容爲鄉大夫之射於序者言之也。吳氏泊邦曰。序亦有室有房與庠同也。**俎由東壁自西階升。**若祭饌則由東階升。以尊神也。特牲少牢是也。**賓俎脊脅肩肺。主人俎脊脅臂肺。肺皆離。皆右體也。進腠。**以骨名肉貴骨也。骨有名肉無名。所食卽肉。賓用肩。主人用臂。皆前骨也。而肩則周所貴。故以尊賓。射禮無介。故不云介俎。若有遵者或一人二人三人。則餘體若臑若肫若胳乎。離。割離之不絕中央少者。所謂不提心也。右體。周所貴腠。膚理也。進理。前其本。與公食同生人食法。若少牢進下者。則鬼神食法也。**以爵拜者不徒作。**謂拜既爵者起必酢

主人也。

賓以虛爵降、主人降。賓將洗以酢主人、而主人從、賓降、立阼階東西面、當東序。賓西階前東面坐奠爵、興辭降。主人對。賓坐取爵、適洗、北面坐奠爵于篚下。興盥洗。賓北面盥洗者、賓自外來、與主人自內出者南面洗、相變。各由便也。主人阼階之東、南面辭洗。賓坐奠爵于篚、興對。主人反位。反位、復從降之位。卽上阼階東西面當東序。賓卒洗。士讓按鄉飲酒卒洗、上有賓東北面盥、坐取爵之文。揖讓如初升。主人拜洗、賓答拜。興、降盥、如主人

之禮。云如初升則一揖一讓也。賓升實爵、主人之席前東南面、酢主人。酢以報獻。主人阼階上拜、賓少退。主人進受爵、復位。賓西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主人升席自北方、乃設折俎。祭如賓禮。不告旨。酢亦有薦有俎。祭薦俎及酒、亦嚌亦啐、但以酒已物、不告旨耳。自席前適阼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賓西階上北面答拜。啐酒於席末、由席前北方降、便也。主人坐、奠爵于序端、阼階上再拜崇酒。賓西階上答再拜。序端、東序頭。奠爵於此、擬此下

獻衆賓、崇酒、義見鄉飲酒、

右賓酢主人士讓按酢爲第二爵。賓主各五拜而後禮明。主人拜洗、拜受酢、拜卒爵、再拜崇酒、凡五。賓答拜洗、拜送酢、答拜卒爵、答再拜崇酒、凡五也、

主人坐取觶于篚以降。將酬賓也。觶三升。鄉飲酒記所云其他用觶者是也。士讓按此觶亦在上篚、楊信齋所謂上篚爵三觶一、是也。賓降、主人奠觶辭降。賓對、東面立。主人坐取觶洗、賓不辭洗。賓從降不辭洗、以主人將自飲、卒洗、揖讓升。賓西階上疑立。主人實觶酬之、阼階上北面坐奠觶遂拜、執觶興。

賓西階上北面答拜。賓疑立以待禮。而主賓酬觶以勸賓。賓領主人酬已之意、故答拜也。主人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西階上北面答拜。士讓按主人自取觶、自洗觶、自實觶、自卒觶。皆因欲酬賓、先自盡乎已也。主人降洗、賓降辭、如獻禮。辭洗以將酌已。升不拜洗。殺於獻也。賓西階上立。立亦不云疑。主人實觶、賓之席前北面。酬賓也。士讓按正獻時西北面取賓與席兩顧不相背、此酬正北面、以酬酒禮稍殺、故主人儀亦稍衍。賓西階上拜。主人坐奠觶于薦西。賓辭、坐取觶以興、反位。主人阼階上

拜送。賓辭、辭其復親酌已、乘爵奠觶。賓北面坐奠觶于薦東反位。酬酒不舉、故奠于薦東。君子不盡人之歡、明禮有節。

右主人酬賓

主人揖降。賓降、東面立于西階西、當西序。主人將與衆賓爲禮、賓謙不敢獨居堂。主人西南面三拜衆賓。衆賓皆答壹拜。三拜、示徧也。壹拜、不備禮也。獻賓畢、乃與衆賓拜、敬不能並。不升拜、賤也。主人揖升、坐取爵于序端。士讓按鄉飲酒取爵于西楹下者、因介酢而奠之爵也。此則無介、乃因賓酢而奠之爵也。降洗、升實爵、西階上獻

衆賓。衆賓之長、升拜受者三人。言長者三人、則衆賓尚多。鄉以多德行道藝爲衆、何常數之有。主人拜送。拜送爵於衆賓右。坐祭立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降復位。既、盡也。復位復賓南東面位。衆賓皆不拜受爵、坐祭立飲。自第四以下、又不拜受爵。禮彌畧。每一人獻、則薦諸其席。還據堂上三人有席者。衆賓辨有脯醢。據堂下衆賓無席者。薦於其位。主人以虛爵降、奠于篚。不復用。

右獻衆賓　衆賓之長一人辭洗、如賓禮。主人唯爲長者一人洗爵。尊之於其黨。凡奠者於左。不飲、不欲其妨。若酬賓、賓

奠于薦東者是。將舉者於右。便其舉也。若酬一人二人舉觶、奠於薦右者是。樂正與立者齒。謂其飲之次也。尊樂正同於賓黨。薦亦以齒。揖讓升。賓厭衆賓。衆賓升。衆賓皆升就席。鄉飲酒云、衆賓序升。謂三賓堂上有席者、以年長爲序。此亦然。一人洗、舉觶於賓。一人、主人之吏、舉觶、發酒端、爲旅酬始也。士讓按自行禮至此、正獻酢酬已明矣。繼此樂將作、射將舉、閒時久矣。若不使一人先舉觶以爲旅酬發端、則三時射畢之會、將復行酒、而前無所承、將必失序。非習民於禮樂有加無已之意也。升賓觶、西階上坐奠觶拜、執觶興。賓席末答拜。席末、末離乎席。舉觶者坐祭、遂飲卒觶。

興、坐奠觶拜、執觶興。賓答拜。先飲示酬。降洗、升實之、西階上北面。將進奠觶。賓拜。拜、示受觶。舉觶者進、坐奠觶于薦西。不授、賤不敢也。賓辭、坐取以興。若示受然。舉觶者西階上拜送。賓反奠于其所。于其所者、還奠于薦西。以其射畢、賓北面舉之為旅酬、故不奠于薦東也。舉觶者降。事已。

右一人舉觶

大夫若有遵者、則入門左。謂此鄉之人為大夫者也。謂之遵者、方以禮樂化民、欲其遵法之也。其士也於旅乃入。其卿大夫士非鄉人者、禮亦然。但異鄉不助主人

衆賓，主於鄉人耳。**主人降。**迎於門內也。不出門，別於賓。**賓及衆賓皆降，復初位。**不敢居堂，俟大夫入也。初位，階西以南當序位，北上。**主人揖讓以大夫升。拜至，大夫答拜。主人以爵降，大夫降，主人辭降，大夫辭洗，如賓禮。**如賓禮，自三揖三讓以至于一揖一讓升之儀。穆亭李氏曰，大夫如賓禮，指辭洗以前事。若不拜洗以後，則如介也。**席于尊東。**與賓夾尊也。不言東上，統於尊。望溪方氏曰，鄉飲酒禮，尊於房戶之閒，遵席於賓東。或疑繼賓席而東。此云席於尊東，然後東西之位次顯然。並遵席與賓正相並而尊之設也少南，亦具見矣。蓋賓與遵之席，必迫近於室，尊必少南，然後出入於房戶者可通。而酌以獻酬

亦便耳。升不拜洗。主人賓爵、席前獻于大夫。大夫西階上拜、進受爵、反位。主人大夫之右拜送。士讓按升不拜洗者、疏以為大夫尊、然主人與賓雖尊敬大夫、而大夫未嘗不謙、大致亦如介禮殺、故洗不拜耳。泪邨吳氏曰、惟獻賓拜於阼。餘皆拜於其右。大夫辭加席。主人對。不去加席。辭之者、謙不以已尊加賢者也、不去者、大夫再重席、正也。賓則惟一席。乃薦脯醢。大夫升席、設折俎、祭如賓禮、不嚌肺。不啐酒。不告旨。西階上卒爵拜、主人答拜。凡所不者、殺於賓也大夫升席由東方、

右獻大夫　若有諸公則如賓禮。大夫如介禮。無諸公、則大夫如賓禮尊卑之差。諸公、大國之孤。穆亭李氏曰、此禮無介。記者蓋以鄉飲酒之賓介、明公與大夫之差等耳。樂作、大夫不入。後樂賢也。士讓按大夫以遵者稱、顧嘉會綴不及期、非所以示風厲之道。記云樂作大夫不入、得經外之旨矣。

大夫降洗、將酢主人也。此據一大夫而言、大夫若衆、則偏獻、長乃酢也。主人復阼階、降辭如初。卒洗、主人盥。盥者、雖將酌自飲、尊大夫不敢褻。士讓按大夫敬主人欲酢之、故卒洗。主人以大夫尊不敢安、故自盥、欲自酌。揖讓

升大夫授主人爵于兩楹閒、復位。主人實爵以酢于西階上、坐奠爵拜、大夫答拜。坐祭、卒爵拜、大夫答拜。士讓。按大夫授主人爵者、成主人之謙。主人實爵自酢者、成大夫之敬。

主人坐奠爵于西楹南、再拜崇酒。大夫答拜。士讓。按疏以奠于西楹南者、為士於旅乃入、既獻士然後下經三耦畢行酬、無取爵西楹南獻士之儀、且西楹南射者往來之地、未必爵久奠于此意拜崇酒後、揖降時、即取爵以降南奠于篚

主人復阼階、揖降。大夫降、立于賓南。大夫雖尊、不奪人之正禮、故降立于賓之下、不妨其賓主相對行禮也。敖氏云、鄉飲酒禮、公與大夫若與、則皆下于

介，鄉射禮、大夫若與、則下于賓，盡其禮，皆主于士也，此解最明晰。**主人揖讓以**

賓升，大夫及衆賓皆升就席。衆賓其長三人、以次而序升。

右大夫酢

上讓按大夫酢主人之儀、與鄉飲酒介酢主人之儀大致同、所謂大夫如介禮也、然介卑、大夫尊、儀不嫌同者、介爲卑而不可踰、大夫爲謙而光也。

席工于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立于其西、

上讓按西階上少東、燕大射席工法皆同、即鄉飲酒所謂堂廉也、亦東上、堂廉言南北節也、西階上少東、言東西節也、樂正立于其西、均之西階上也、但工以東爲上、說於主人、尊樂正、從賓以西爲上耳、又按注疏以少東不敢大東爲辟射位、然請射之會、必還樂、工位于阼階下之東

南堂前三笴、則此時之設席法、原非爲碎射位也。工四人、二瑟、瑟先。相者皆左何瑟、面鼓、執越、內弦、右手相。入、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工坐、相者坐授瑟、乃降。四人、大夫制也。二人鼓瑟、則二人歌也。瑟先、賤者先就事也。瑟、衆工也。相、扶工者。相瑟二人、則相歌亦二人也。何於左、爲相當以右手便也。面前也。可鼓在前、變於鄉飲大射、而同於燕禮。越、瑟下孔、所以發越其聲者。越言執、手入淺也。內弦、弦結處向身也。執越亦變於鄉飲大射、而同於燕禮。其內弦則皆同。相者降、降立西方也。笙入、立于縣中、西面。縣在洗東北、西面。吹笙者入于縣中、磬西立、西面、堂下樂相從。穆亭李氏曰、縣在洗東北。笙者更東、則距階太遠。笙者

必與歌瑟相比、太遠非所宜也、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不歌、不笙、不閒、志在射、畧於樂也。不畧合樂者、周南召南之風、鄉樂也、士大夫所宜歌、不可畧其正也。六篇皆風化之原。是以合金石絲竹而歌之、望溪方氏曰、獨奏合樂、不惟志在射也、鄉飲酒以興賢能、故升歌閒歌、備陳君臣相悅、上下志同之樂、使觀感而興起焉。學士習射、則歌二南、使盡志於脩身齊家之要可矣。工不興、告于樂正曰、正歌備、不興者、瞽矇禮畧也、不歌小雅、亦云備者、以凡歌終於合樂、三終爲備也。樂正告于賓、乃降、樂正降者、堂上正樂畢也。後無算樂、非正樂、下射雖歌騶虞、亦在堂下耳。降立西階東、北面。主

人取爵于上篚獻工大師則爲之洗。洗尊之也士讓按掌樂之長謂之大師其掌樂事同其爵分不同天子掌樂之大師爵則下大夫也諸侯掌樂之大師爵則上士也至鄉大夫有大師州長有大師未必如注所謂若賜者或趨給樂事於庠序之衆工長亦如司射司馬之因事名官之類歟賓降主人辭降不言大夫降敖氏謂所以別於賓也工不辭洗。卒洗升實爵工不興左瑟一人拜受爵工如有大師即指大師若無則亦無洗矣左瑟辟主人授爵也一人若無大師則工之長者主人阼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使人相祭。相者弟子也工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衆工不

拜受爵。祭、飲。辯有脯醢、不祭。祭飲、謂坐祭酒、坐飲酒也。異乎坐祭立飲。不洗。士讓拔獻工既不洗矣。因獻笙若更端、故特明之。遂獻笙于西階上。笙一人拜于下、盡階不升堂受爵。主人拜送爵。鄉飲酒禮、笙入、樂南陔白華華黍、乃獻之。此不笙、亦獻之者、主人自爲射故而畧於樂耳。不可以其無事而廢禮也。階前坐祭、立飲、不拜既爵、升授主人爵。衆笙不拜受爵、坐祭立飲。辯有脯醢、不祭。主人以爵降奠于篚。反升就席。衆笙受爵既飲、升授主人爵、皆盡階不升堂。如鄉飲酒禮。三禮館議、注謂主人升就席、亦揖讓以賓升、衆賓皆升、其說

則是而未盡合也。主人獻工而賓從降者。以為大師洗也。若無大師、主人不洗、則賓不降矣。且因主人洗而降者、亦惟賓耳、衆賓與大夫皆可不降也。觀鄉飲酒禮、止言賓介降者可見。就令有大師、主人洗而賓降、其以賓升亦當在于卒洗升賓爵之時、不當至獻笙後始揖賓以升也。

右樂賓　三笙一和而成聲。三人吹笙、一人吹和、凡四人。爾雅曰、笙小者謂和。　穆亭李氏曰、敖氏謂三人吹笙、一人歌其所吹之詩以和之。然考升歌時無笙、笙入時無歌、間歌亦一歌一笙。無歌笙並作之事。若合樂、則歌者二人、又不止一和。敖說非是。　上讓按敖氏云、笙之入也以將射故不奏之。今攷笙之奏、無明文。疑合樂無算樂時歟。

獻工與笙、取爵于上篚、既獻、奠于下

篚。堂上不復用。堂下後取獻獲者、及釋獲者。其筵則獻諸西階上。

主人降席自南方、側降。賓不從降。作相爲司正。司正禮辭、許諾。主人再拜。司正答拜。爵備樂畢、將留賓以射事、至於旅無算爲有解倦失禮、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詩云既立之監。主人升就席。復升自北方。

右立司正

司正洗觶、升自西階。由楹內適阼階上、北面受命于主人。洗觶者、當酌以表其位、顯其事也。楹內、楹北。受命、受請安賓之命。西

階上北面請安于賓。傳主人之命也。賓爲射事來，此時未射，若無嫌於不安。乃亦必請者，飲酒之節宜然也。笠溪方氏曰：立司正以糾儀，而曰請安于賓，蓋指不祭立飲不拜卒觶不洗而爲言。禮辭之禮然也。而此篇更有隱義焉。教射禮嚴，司射執扑以臨不勝者。以觶代扑，賓大夫皆就不勝者之位而飲。方是時，賓大夫酬主人之禮未備，衆賓皆未受酬，先舉罰爵而後舉酬，所以愧屬之者切矣。故先以主人之意，請安于賓，以示主人急於酬賓，而命有司之請射禮之旁皇。閒淡曲得其次序，類如此。賓禮辭許，司正告于主人，遂立于楹閒以相拜。楹閒，東西節也。兼相賓主。主人阼階上再拜，賓西階上答再拜，皆揖就席。爲己安也。司

正賓觶降自西階、中庭北面坐奠觶、興、退少立。北面、奠、鄉飲酒亦然。敖氏繼公曰、不云階間、云中庭、其阼階前南北之中歟。以當辟射也。蓋司正爲司馬、至誘射後、方易位于司射之南、則此位必不在階間、如鄉飲酒司正之位也。進坐取觶興。反坐不祭、遂卒觶、興、坐奠觶、拜、執觶興洗。北面坐奠于其所、興、少退、北面立于觶南。取觶卒觶、先之也。洗而奠、示潔敬也。立觶南、使察衆也。未旅。旅、衆也。衆以次序相酬也。未旅者、以將射也。旅則醉而禮終、恐不得射矣。望溪方氏曰、鄉飲酒立司正之後、卽舉旅。故此言未旅以別之。士讓按鄉飲酒司正既舉遂旅者、彼爲貢賢能之禮將終也。此爲習禮樂

於射方始，故雖皆士大夫禮而有異。若燕大射皆君禮，而行旅亦不同者，燕主慈惠，故三舉旅乃射。大射主擇士助祭，故大夫未旅而先請射也。

右司正舉觶　司正既舉觶，而薦諸其位。無獻者，異於衆賓，因舉觶而薦之，別於主黨，位在觶南。　士讓按：自篇首至此，與鄉飲酒禮大同小異，參觀之，其義愈互相發云。

三耦俟于堂西，南面東上。司正既立，司射選賓黨中弟子之秀者以為三耦，使俟事于堂西。　司射適堂西，袒決遂，取弓于階西，兼挾乘矢，升自西階。階上北面告于賓曰：弓矢

既具、有司請射。司射者、主人使有司習禮者以主射教、遂以事名之也。於堂西者、鄉射無次、取隱蔽而已。袒、免左臂外之衣袂也。凡禮事無問吉凶、皆袒左。決、象骨爲之、取其滑。着右大擘指、以鈎弦闓體者。遂、射韝也。以韋爲之。著左臂、所以遂弦者。其非射時則謂之拾。拾、斂也、所以隱膚蔽衣也。挾、取弦矢方以持之也。乘矢、四矢也。有司、主人所使一人主射政。卽下文司馬也。賓對曰、某不能、爲二三子許諾。自謙以明爲衆習禮也。二三子、謂衆賓已下。一辭卽許者、射不專爲已也。司射適阼階上、東北面告于主人曰、請射于賓、賓許。司射降自西階、階前西面命弟子納射器。不請射于主人、惟告以賓許者、緣主

人尊賓意也。賓許之辭、主人與聞之矣。必告者、禮也。弟子、賓黨之年少者。納、內也。射器、弓矢決拾旌中籌楅豐也。司射西面、弟子東面。穆亭李氏曰、弟子、學中肄業之年少者。乃納射器、皆在堂西。賓與大夫之弓、倚于西序、矢在弓下、北括。衆弓倚于堂西、矢在其上。主人之弓矢、在東序東。序在堂上、矢在弓下。括、羽也。堂西在堂下、矢在堂西廉稜之上、亦北括、東序東亦倚之、矢俱北括。凡矢各隨其弓。士讓按射時三耦先射、而叙弓矢先以賓大夫及主人者、先尊而後卑。先賓而後主也。弓矢各有定所、則取之不參錯。辨異卽以定和也。司射不釋弓矢、遂以比三耦于堂西。三耦之南北面

命上射曰、某御於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此選次其才相近者。司正爲司馬、兼官、由便也。士讓按、前爲擯則曰相、繼泣酒則曰司正。今掌射則曰司馬、均此一人耳。可見古人吏職禮教文事武備有兼長也。司馬之名、于此始見經。其命爲之、蓋在立觶南之後、三耦俟堂西之先、觀上文司射告賓、已云有司請射、可見矣。司馬命張侯、弟子說束、遂繫左下綱。事至也。司馬又命獲者倚旌于侯中。爲當執旌以負侯、故先命倚于侯中。此獲者、亦賓黨中弟子。望溪方氏曰、司射所掌、皆射之威儀節會、所以觀其德也。司馬所掌、張侯脫侯、唱獲釋獲之節、至之無停聲、唱獲應宮商、乃預習師田之事。所謂習射尚功也。獲者

云坐取旌見其出西方、坐取旌倚于侯中、乃退。偃於地也。侯中侯之中央。倚之於此昔示射者以中然。樂正適西方、命弟子贊工遷樂于下。當避射位也。贊、佐也。遷、徙也。樂謂瑟也。亦西面命之。弟子相工如初入。士讓拔上經、相者坐授瑟乃降。降於西方以侯事至、非有出門也。此云如初入、猶云如初升耳。降自西階阼階下之東南堂前三笴、西面北上坐。降、何瑟與徒相而降也。堂、東堂也。笴、矢幹、長三尺。堂前三笴、坐處之北去堂九尺也。必容三笴者、辟主人往來堂東之路也。位於堂下而坐者、惟工耳。亦無席。樂正北面立于其南。北面鄉堂、不與工變於堂上位之與工同面。

右請射　三耦者使弟子、司射前戒之。弟子、賓黨之少者也。前戒、謂先射戒之。三耦射則在先。立則居前。誘射有教之之意。凡挾矢、於二指之閒橫之。謂第二指食指、第三指將指也。云橫之、則左右手皆然也。知是食指將指者、以左擘指拓弓、右擘指鉤弦、其無名指短、與將指不相應也。司射之弓矢與扑、倚于西階之西。弓矢、以誘射者。扑、作教刑以肅其禮者。倚于西階西、便其事也。司射在司馬之北。此著其所立上下之位。司馬無事不執弓。以不主射故也。司射既袒決遂而升。司馬階前命張侯、遂命倚旌。著其並時行事

也。士讓按據此記、則知司正輒爲司馬時、在于三耦俟堂西之先、益明矣。

旌各以其物。析羽爲旌、旌、總名也。雜帛爲物、中絳、緣白、兼殷周所尚之色。大夫士同建之。而云各以其物者、大夫詢衆庶射於庠、其物長五仞。士春秋習射於序、其物長三仞。

無物、則以白羽與朱羽糅。杠長三仞。以鴻脰韜上二尋。無物者、小國之州長、乃不命之士不得建物者也。糅、雜糅也。杠、旌權也。仞尋俱八尺之數。鴻、鳥名。其脰長。韜、今文作謟。蓋以鴻脰之羽、雜糅朱白色爲謟、而執之以進退衆者。所謂士謟旌也。通計杠長三仞。而上有羽處、得二尋六。一說、韜以綃籠杠、如雁之頸。杠三仞、韜上二仞、不韜者一仞、亦通。士讓按或疑杠長三仞、上又二尋、非也

若然，則合四丈矣，豈便於樂假乎。仞之數，或云七尺，或云四尺。據匠人疏云，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皆爲十六尺，則八尺曰仞，與八尺曰尋，同也。仞以量高下，尋以量廣輪。對文則別耳。

司射猶挾乘矢，以命三耦，各與其耦讓取弓矢拾。云猶挾者，見司射主射教，恆執弓矢爲事也。讓，下讓其上也。拾，更迭取也。相讓更迭以取，見威儀之雍容也。大射有次，三耦取弓矢於次，次以隱蔽，故經中不著其文。三耦皆袒決遂，有司左執弣，右執弦而授弓，遂授矢。有司，即納射器之弟子也。前此納而守之以俟事，凡有所掌，謂之有司。三耦皆執弓。

搢三而挾一个。搢、插也。插於帶右，射則抽之。此時尚未遂侯處。士讓按一耦二人，三耦六人，人各取一弓四矢，搢其三以貫於射。挾其一以擬將射也。司射先立于所設中之西南東面。三耦皆進由司射之西、立于其西南、東面北上而俟。司射東面立于三耦之北、搢三而挾一个。爲當誘射也。下經設中，南當楅，西當西序，楅在中庭、南當洗。此時中未設，云所設中之西南，其位蓋少南于洗、而西當榮也。先立于此，欲三耦知其位也。揖進。一揖。當階北面揖。二揖。及階揖。三揖也。此未升時。此二揖之節。升堂揖。堂上一揖。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豫、序

也。今文豫爲序、當從之、注讀爲謝、如宣榭之榭似非也。鈎楹、繞楹而東也。州之序、其物當棟近北、故行鈎楹之內堂、序之堂也。鄉之序、其物當楣近南、故行由楹之外。鄉射禮兼鄉州兩制、故以二則字別之。　士譲按豫與序音相近、或沿誤耳。注云無室可以深。序有堂有室、近世多疑序亦有室。**當左物北面揖。及物揖。**此堂上之第二揖第三揖也。合堂下將升三揖、凡六揖、皆禮成於三之意。物、射所立處之限畫也。物以向南爲正。左物、下物也、以士讓按左物、下射者所履。誘射而當左物、自示謙下也。射而先示人以謙下故其爭也君子。**左足履物。不方足。還視侯中。俯正足。**方猶併也左足履物而右足不併、便還足南面視侯之中也。以志在於射、故未暇立、而先視侯、既視侯而後俯併其

足也、泊邨吳氏曰、矢南行、射者必側身西向其足當左前右後、不得併足也、此所云正足乃市至物時之足容、其既乃側身而射、**不去旌。**旌擬唱獲。以誘射不唱獲、故不去。**誘射、**誘、猶敎也。**將乘矢、執弓不挾、右執弦、**將行也。行四矢、象有事於四方、不挾、矢已盡。穆亭李氏曰、誘射不責以命中者、蓋以誘射者而盡中、則難乎爲繼射之人、使誘射者而盡不中、又無以塞乎教射之責、故惟主於儀而不主於中**南面揖、揖如升射。降出于其位南、適堂西、改取一个挾之。**上文司射位在所設中之西南東面。今乃適位南而北、廻適堂西者、取教衆耦威儀之法也。改更也。不射而挾之、示有事也。**遂適階西、取扑搢之以反位。**扑所

以撻犯敎者。書扑作敎刑。　望溪方氏曰、司射非有事於堂上、必搢扑、正以示衆射者容體不比於禮、節不比于樂、皆由平時不盡志於此、本當用扑、而姑以比觥代也。而賓大夫主人、亦因此各繹已之志矣。周官閭胥掌觥撻罰、蓋功事役事庶人則以撻罰。禮事則吏士以觥罰耳。

右誘射

射自楹間、物長如笴。其間容弓、距隨長武。楹間中央東西之節也。物、猶事也。君子于所有事也。長如笴、笴矢幹長三尺。從畫之長如之、物之長數、取應踐之長數、人一舉足為一跬、長三尺、故物亦長三尺、進退以是為節也。間容弓者左右物相去六尺也。距隨者、物橫畫也。前足至東為距。後足合來而南面為隨。武、足迹也。中人之迹尺二寸。長武、物之橫畫尺二寸也。　士讓按射自楹間、

兼指庠序東西之節，序鈎楹內，堂由楹外，皆有楹也。注專指庠末析。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此言庠序南北之節也。五架之屋，正中曰棟，次曰楣，前曰庪。庠序皆然。當棟，近於北，當楣，進而南也。士讓按庠序五架固同。意其淺深有異，庠大夫制，宜深於序，故射者可以當楣，不慮與侯太近。序士制，宜淺於庠，故射者可以當棟，不慮與侯太遠也，若序無室，庠有室之說，終翳可疑。楚扑長如笴，刑本尺。刑其可持處。射者有過則撻之。過，謂矢揚中人。凡射將矢中人，當刑之。今鄉會衆賢以禮樂勸民，本意在侯，去傷害之心遠，是以輕之。以扑撻於中庭而已。

司馬命獲者執旌以負侯謂示以中侯則舉旌而言獲欲射者見之深有志於中也獲者適侯執旌負侯而俟侍司馬命去侯司射還當上耦西面作上耦射司射反位還左還作使也當謂當上下射之閒　士讓按上耦位在司射之西南東面北上而司射自東面左還廻身當之則西面也反位反于所設中之西南東面在司馬之北上耦揖進上射在左並行當階北面揖及階揖上射先升三等下射從之中等上射在左以當就上物也並併也上射差尊故先升中猶閒也中等容一等也同階升者前後相當宜空一等以相遠為敬與異階升者不同上射升堂少

左。下射升，上射揖，竝行。少左、為下射升堂在右也、竝行、併東行也。士讓按堂上亦三揖、而揖竝行時、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也。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合上揖竝行為升堂一揖皆左足履物。還視侯中。合足而俟。不云不方足、省文耳。合足、左右二足俯而端視、竝皆立於橫畫也。俟、俟司射之命。

士讓按自上耦揖進至此、一如司射誘射之升法。但司射只一人行。而耦進則二人行耳。又據北面、則東為右、西為左。據南面、則東為左、西為右。故上射升時屬左。及其視侯中、則上射於右物矣。下射升時屬右。及其視侯中、則下射於左物矣。司馬適堂西不決遂、袒執弓、出于司射之南。升自西階、鉤楹、由

上射之後、西南面立于物閒。右執簫、南揚弓、命去侯。不決遂、又不執矢者、以不射故不備也。西南面別於射者也、物閒、左右物之中也、簫弓末、右執簫、則左執弣矣、執簫必覆手。而執弣必仰手也。南揚弓、以弓之上端南向而舉之也。去、離也。命去侯者、命獲射、且當唱獲也。穆亭李氏曰、前司射之出於其位南、是既降而由是以適堂西也。此司馬之出於司射之南、是將射而由是以向西階。升降雖殊、其所取徑一也。西南面者、向之也。士讓按陳氏用之云、簫或作弰。又曰彌曰弭曰弰、簫之飾、不特以骨而已、爾雅曰、以金者謂之銑、以蜃者謂之珧、以玉者謂之珪。郭璞注云、珧、小蚌也。獲者執旌許諾。聲不絕以至于乏。坐、東面偃旌。興而俟。大射

聲以宮商。此惟不絕而已。以鄉射威儀省。僨、仆也。侯、侯發矢。

司馬出于下射之南、還其後降自西階。反由司射之南適堂西、釋弓、襲、反位。立于司射之南。

襲、掩衣袂也。凡袒者必襲必出下射之南還其後、猶鉤楹由上射後也。明為二人命去侯也。 嚴陵方氏曰、司馬升降、皆紆道而由司射之南、何也。升降從由堂東西者、惟賓主人大夫、不敢上僭。又司馬位在司射之南、三耦衆賓卒射而降、皆由司馬之南適堂西釋弓說決拾。故司馬先為之儀。 臨川吳氏曰、司馬至于此始定西方東面、司射南位。

司射進與司馬交于階前相左、由堂下西階之東、北面視上射。命曰、無射獲。無

獵獲。上射揖。司射退反位。相左者、司馬由司射之西、司射由司馬之東。各以左相近。射獲、矢中人也。獵、矢從傍也。士讓揖行篇首至此、皆爲射而行禮。雖未射而其揖讓威儀、養之以漸。從容不迫有是夫。乃射。上射既發、挾弓矢、而后下射射。拾發以將乘矢。獲者坐而獲。舉旌以宮。偃旌以商。獲而未釋獲。弓宮、敖氏疑爲衍文。大射儀無弓字。拾發、更迭發也。獲、得也。射者中、則大言獲。宮聲大、商次之。舉偃時、聲相律呂相生也。未釋獲、但大言獲、未釋其筭也。穆堂李氏曰、唱獲必舉旌者、欲衆共聞且共見之也。誘射之射、教弟子以射儀耳。未主於中、故不去旌。三耦之射、學司射之射儀耳。未主於勝負、故未釋獲。士讓揖拾發

所以示遜讓。且以休養巧力於片時也。坐而唱獲則舉旌以表其能也。宮以舉之。商以偃之。和民以樂。而優游閒暇之象見矣。卒射、皆執弓不挾。南面揖。揖如升射。不挾、亦右執必如司射。上射降三等。下射少右從之、中等。並行上射於左。升降皆上射爲先。上射皆在左。石谿宮氏曰、升以西爲左。降以東爲左、與升射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穆亭李氏曰、上旬上射於左、以兩人分左右也。下旬與升射者相左、以兩耦分左右也。由司馬之南適堂西、釋弓、說決拾、襲、而俟于堂西南面東上。三耦卒射、亦如之。必由司馬之南者、非特以示威儀、亦以見聽命

司馬之意。釋說而襲者，以已初射事畢也。襲，復衣也。凡有事則袒，無事則襲。說遂而言拾，別於用時也。侯，侯司射命也。三耦之三，敖氏云當作二。謂次耦下耦也。下耦與此異者，無與升射者相左相揖之事耳。穆亭李氏曰，初耦卒射，則所餘者二耦耳。云三者，蓋兼初耦數之。

司射去扑，倚于西階之西。升堂北面告于賓曰，三耦卒射。去扑乃升，不敢佩刑器即尊者之側。告賓者，士之射禮，賓則主之。大射司射不射不升堂，亦去扑乃告卒射者，以國君尊也。賓揖。以揖然之。大射不云公揖者，公尊也。

右初射獲而未釋獲

命負侯者由其位。司馬自在已位遙命之。於賤者禮畧，不似比耦必就其位。上射於右。於右物也。始

射、獲而未釋獲。復、釋獲。復、用樂行之。未釋獲於始射。釋獲、於再射。用樂、於三射。此君子取人以漸。

凡適堂西、皆出入於司馬之南。惟賓與大夫降階遂西取弓矢。卑者統於射政。而尊者宜遜、由便也。

司射降、搢扑反位。中西南東面位。

司馬適堂西袒執弓、由其位南、進與司射交于階前相左。升自西階、鉤楹、自右物之後、立于物間西南面、揖弓命取矢。揖弓者、以弓向侯而手推之。　士讓按司馬無事不執弓。前此揚弓命去侯。此揖弓命取

矢。侯矢其所有事、故卽用其器以示命。而揚與揖有別。旌倚侯中、執者須揚其手而上、故揚弓以命之。矢棲侯下、取者須揖其手而下、故揖弓以命之。**獲者執旌許諾、聲不絕。以旌負侯而俟。**獲者許諾何。獲者審於覩其矢所棲、雖不親取、而主其事。俟、俟弟子取矢、以旌指敎之。士蘐拔取矢者弟子、而先命獲者、猶奏樂者大師、而先命樂正。

司馬出于左物之南、還其後、降自西階。遂適堂前、北面立于所設楅之南、命弟子設楅。左物之南下射之南也。楅、猶幅也。所以承笴齊矢者。陳氏祥道云、考之於經、奉楅者坐奠。委矢者坐委。乘矢者坐撫。取束矢者坐說。則楅卑而無足、可知。舊圖云楅有足、誤矣。穆亭李氏曰、亦園左物

者、禮無不肅、不以射畢而畧也。乃設楅于中庭、南當洗、東肆。中庭東西節也。當洗、南北節也。東肆、龍首在西也。楅有刻飾爲首尾、必東肆者、以上射在西、統之也。泊邨吳氏曰、設洗南北以堂深、此設楅其南當之。則亦如堂之深矣。司馬由司射之南、退釋弓于堂西、襲、反位。弟子取矢、北面坐委于楅、北括、乃退。司馬襲、進當楅南、北面坐、左右撫矢而乘之。重言襲者、嫌有事仍袒也。司射堂上下有事皆袒。司馬堂下雖有事亦不袒。升堂乃袒。撫、拊之也。就所委矢、以右手撫於東、以左手撫於西。皆四四數分之。故曰乘。穆亭李氏曰、北括則南鏃、順其射爲之。且鏃不可以向堂也。若矢不備、

則司馬又袒執弓、如初。升命曰、取矢不索。升堂故袒。不索、矢有遺也。弟子自西方應曰諾。乃復求矢加于楅。此時獲者猶負侯。而取矢之弟子、已退在西方、故獨應之。加增故也。　穆亭李氏曰、不索之矢、必蔽於隱處。故前日取、此日求。　士讓按三耦凡六人、各四矢、有題識、必如數而後索。

右取矢

楅長如笴。博三寸。厚寸有半。龍首。其中蛇交。韋當。笴長三尺、楅亦如之。龍首在西端。東為尾。所以限矢也。中央為蛇身相交、則置之地而安也。龍蛇、取君子之變化。或云、蛇以兩木屈曲為之、象弓也。直心背之衣曰當、以丹韋為之、周尚赤也。或曰、當以其當矢而名之、司馬撫矢而乘之、分

委於當。四四各在一邊。楅髤。橫而奉之。南面坐而奠之。南北當洗。髤、赤黑漆。

司射倚扑于階西。升，請射于賓，如初。賓許諾。賓主人大夫若皆與射、則遂告于賓、適阼階上告于主人。主人與賓爲耦。言若者、或射或否、在時欲耳。射者繹己之志、君子務焉。大夫、遵者也。告賓、蓋因主人御於子。告主人、蓋曰子與賓射、約下文大夫與士射之辭而可知。蓋以賓比大夫、以主人比士、尊賓之義。

穆亭李氏曰、賓以射故而應請、必無不與之事。君云者、君子不必之意、且爲大夫及三賓言也。

遂告于大夫。大夫雖

衆、皆與士爲耦。以耦告于大夫曰、某御于子。大夫與士爲耦、謙也。以同爵自相耦、嫌自尊別也。大夫爲下射而云御於子、尊大夫也。士、謂衆賓也。大夫宜與衆賓長爲耦。若衆、則以次而爲之。不足、乃及於堂下者焉。西階上北面作衆賓射。作衆賓射、使之降而爲射事也。洎郵吳氏曰、衆賓者三賓也。賓主人言告、衆賓言作、尊卑之差。司射降搢扑、由司馬之南適堂西、立比衆耦。衆耦、大夫耦及衆賓也。命大夫之耦曰、子與某子射。其命衆耦、如三耦。士讓按、立比、比衆耦、自下尊、實未比也。司射以比耦故、亦出于司馬之南、所以伸司馬之尊、爲耦射者示以身先之也。衆賓將與射者皆降、由司馬之南適

堂西、繼三耦而立、東上。大夫之耦為上。若有東面者、則北上。降者、以俟北也。言若有者、來觀禮者或多無數也。望溪方氏曰、主人教射。賓以德行為表儀。三賓亦尚齒德。大夫來觀禮、不欲射者宜聽之。若舉士、則先期師長必稽之、詰其不能射者而督責之、不使即事於射宮。其來集者、非適有疾、不聽其不與也。賓主人與大夫皆未降。尊者事至乃降也。司射乃比衆耦、辯。衆賓射者降、比之、耦乃徧。士濂按鄉射禮以三耦為先。故初射即比之。若賓主人大夫、則或射或否不定者、故比之於再番射。至衆耦又多寡不定者、故亦比之於再番射。禮有特重、有兼行、此其緒也。遂命三耦拾取矢。司射反位。三耦與司

射共矢二十八个、皆收委於楅、故命就楅取之。拾取者、上射取一、下射取一、更迭至四也。反位者、俟其袒決遂、進立于西南。

三耦拾取矢、皆袒決遂、執弓、進立于司馬之西南。必袒決遂者、明將有射事。拾取矢三字、朱子曰疑衍。泊郝吳氏曰、拾取矢者、目下事也。

司射作上耦取矢。作之者、還當上耦西面、如作射時。

司射反位。上耦揖進當楅北面揖。及楅揖。上耦發位東行、一南一北並行、及將至楅南、下射在南、稍進。當前楅南、俱北面揖。其時上射稍西、下射稍東、東西相當也。穆亭李氏曰、升射時六揖、此不升堂、止三揖。

上射東面。下射西面。上射揖進。坐橫弓。卻手自弓下取一

个、兼諸附順羽且興、執弦而左還退反位東面揖。横弓者人北鄉、弓東西鄉爲横也。先覆左手執弦、其弦向身。故右手從裏取矢、兼併矢於附、當順羽手放而下、以備不整理。其時且興而執弦、以左體向右而還也。蓋矢角向人、於楅南取之、左手在弓之表、云兼諸附、明左手併執矢也。埜溪方氏曰、以兼矢於附、因順羽而興、從便也。大射則興而後順羽、在君所、儀詳也。下射進、坐横弓、覆手自弓上取一个、興、其他如上射。此亦以弦向身、其執附御左手、故覆右手從表取矢。其他、謂兼諸附而下。惟西面揖爲異耳。既拾取乘矢、揖、皆左還南面揖、皆少進、當楅南、皆左還、北面搢三挾

一个、進、謂東西行而相迎也。楅南、鼏當楅之位。揖。皆左還、上射於右。上射轉居右、便其反位也。下射左還少南行、乃西面。士讓按大射儀、上射於左。注云便其反位。此於右亦便其反位者、彼位在次北西面。此無次、位在西南東面北上也。與進者相左、相揖反位。進取矢者東行、此西行。由進者之北、則相左也。三耦拾取矢亦如之。後者遂取誘射之矢、兼乘矢而取之、以授有司于西方、而後反位。此只次耦下耦、而云三耦者、亦兼初耦數之耳。大射儀作二耦、後者、下耦之下射也。於既拾取之後、又兼取誘射之四矢以兼諸附至楅南、乃北面搢三挾五个。至西方、以四矢授有司、而挾一个以反位。西方、即堂西。有司即

弟子也。下耦與於初耦次耦者無與進者相左相揖之儀。 望溪方氏曰此時司射方北衆耦所取矢隨作射若中輟其事自取矢以反於其所則義無所取而將再射初誘射之矢仍委於楅旁又非所以爲儀故使最後之下射衆取以授有司蓋節文必如是而後稱也衆賓未拾取矢皆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个由堂西進、繼三耦之南而立、東面北上。大夫之耦爲上衆賓未拾取矢者謂於堂西取矢不拾也其後取矢於楅乃拾故此云未也大夫之耦謂衆賓之長士讓按衆賓之射事尚未至其由堂西繼三耦立以漸近其事耳司射作射如初。一耦揖升如初司馬命去侯獲者許諾。司馬

降釋弓、反位。許諾不云如初者、但許諾而無不絶聲。臣禮威儀省也。司馬無事不執弓、故降釋而後反位。

右再請射

取誘射之矢者、既拾取矢、而後兼誘射之乘矢而取之。士讓按弟子取矢時、無問誘射與三耦之矢、見則取之。司馬撫矢時、必視其題識。上射之矢兼於楅西。下射矢乘於楅東、就上下射之矢、又分初次下三耦之矢而乘之。其誘射者之四矢殆乘之而當楅中間。故後者得視題識而取之也與。

司射猶挾一个去扑。與司馬交于階前升。請釋

獲于賓猶挾者、備尙未知、當指教之也。必云猶者、嫌既久可以不挾也。賓許。降搢扑、西面立于所設中之東、北面命釋獲者設中、遂視之。釋獲者在堂西、故北面命之。既則復西面視之。中、實算之器。名中者、取其中於侯而釋獲也。此不以弓爲畢、亦辟大射禮。士讓按視之者、教其釋算安置左右、及數算告勝負之事也。釋獲者執鹿中、一人執算以從之。鹿中謂州長射於序者。若鄉大夫於庠、則兕中。釋獲者坐設中、南當楅、西當西序東面。興、受算。坐實八算于中、橫委其餘于中西。南末。興、共而俟。南當楅、南北節也。西當西序、東西節也。興、還北面受

筭反束而實之。南末者。象矢之北括而南鏃。司射遂進由堂下北面命曰、不貫不釋。貫猶中也。不中於正。則不釋算。上射揖、司射退反位。士讓按凡三番射所命。總命上下射也。而皆上射揖之者。禮由上者承之也。釋獲者坐取中之八算、改實八算于中。興、執而俟。八算者人四矢、一耦八矢。雖不知中否。要須一矢則一算。改實八算擬後來者用之。士讓按算所以表雋者。先實於中而後取之於手。與衆共見之也。取而改實之。預待中雋也。人必設一算以雋期人也。乃射。若中、則釋獲者坐而釋獲、每一个釋一算。上射於右。下射於左。若有餘算、則反委

之於右者南於左者北按鄉禮云賓黨於右士黨於左委餘算者禮尚異也委之合於中西

又取中之八算改實八算于中興執而俟每耦皆如之也

右再射釋獲

鹿中髹前足跪鑿背容八算。釋獲者奉之先首。前足跪者象教擾之獸受負也若今駝受負則四足俱屈之類。士韻按髹赤黑漆。中與楅色同然中有皮樹閭虎兕鹿之等而楅之制似從同。

箭籌八十。長尺有握握素。籌即算也八十者一耦八籌約以十耦為正貴全數其時衆寡從賓擬本所持處。一指一寸握四寸也素謂刊之也長尺

四寸。其四寸指所握處、刊其本。衆賓不與射者不降。不以無事亂有事也。衆賓在三人之中、容有有文無武者、許其不射。大夫降、立于堂西以俟射。主人大夫降射、賓主先射。尊大夫不使久列于射位、而立于堂西。射至、乃就其耦以升射。望溪方氏曰、大夫與士耦、則爲下射、以士方務學、故屈貴以示下賢之義也。而不與其耦同立于射位、以位在司射司馬之南、貴有常尊、不可使有司臨之也。士讓拔堂西末爲衆見威儀之地、而尚可以優暇者。

三耦卒射。賓主人大夫揖、皆由其階降、揖。主人堂東、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个。賓於堂西亦如

之。皆由其階、階下揖、升堂揖。主人爲下射。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乃射。卒、南面揖。皆由其階、階上揖、降階揖。賓序西、主人序東、皆釋弓、說決拾、襲、反位。升及階揖、升堂揖、皆就席。賓序西、主人序東、自釋弓於其故處也。而執弓挾矢乃在堂東堂西何也。蓋有司取以授之。反位、反階東西當序之位也。　士讓按此賓主人射儀與三耦異者、各由其階揖降而升射。射畢各由其階而升升席。其餘有異者見後記。　大夫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个、由堂西出于司射之西、就其耦。大夫爲下射。揖進、耦

少退揖如三耦及階耦先升卒射揖如升射耦先降降階耦少退皆釋弓於堂西襲耦遂止于堂西大夫升就席。大夫與賓同降止於堂西至是乃袒決遂執弓矢尊者事至而後爲之也大夫爲下射以貴下賤之義耦於庭少退尊大夫也及階耦先升上射之禮也大夫釋弓亦於堂西統於上射不敢異之也既則有司爲之倚於序西。穆亭李氏曰出於司射之西從其背後出之也三耦之自堂西進就位也亦然大夫爲下射者鄉飲酒義曰僎以輔主人則大夫有主道而士爲賓之屬故爲耦如主人與賓法。士讓按耦升降皆先者射爲士而習衆賓士也方在事中得申也衆賓上有席而遂止于堂西者既在事後則下同於無席者

之班、下與大夫並升。中而後畢也。衆賓繼射、釋獲皆如初。司射所作唯上耦。云唯上耦、嫌賓主人亦作之。大射三耦卒射、司射請于公及賓。公與賓之射皆不作、直請之。卒射、釋獲者遂以所執餘獲升自西階。盡階不升堂、告于賓曰、左右卒射。降反位、坐委餘獲于中西。興、共而俟。司射不告卒射者、釋獲者於是有事、宜終之也。餘獲、餘算也。若無餘算、則空手以俟、俟數也。士讓披告卒射而云左右、指辭有體且包括也。

右賓主人大夫衆賓射　賓主人射、則司射

擯升降。擯之者、尊之也。不以司馬擯者、主於射也。卒射卽席而反位卒事。見其不止於堂西。大夫與士射、袒纁襦、不肉袒、殊於耦、尊者不見體也。襦在衣內、袒則出之。大夫非射於君所、固不肉袒、令與士爲耦、大夫爲下射、嫌當統于上射而不宜獨異、故記明之。耦少退于物。下于大夫也。旣發則然。

司馬袒決執弓升命取矢如初獲者許諾、以旌負侯如初。司馬降釋弓、反位。弟子委矢如初、大夫之矢則兼束之以茅、上握焉。禮無決而不遂者、此決字疑衍、

上釋司馬適堂西不決遂此官如之也。推束大夫之矢、優之是以不拾也。言大夫之矢、則矢有題識也。肅愼氏貢楛矢、銘其括。上握者、束于中央握處之下、使握在上、則去鏃近而去羽遠、取之便易也。不束主人之矢者、不可殊異于賓也。

司馬乘矢如初、司射遂適西階西、釋弓去扑、襲進由中東、立于中南、北面視算。釋弓去扑、據第一番射事已。

釋獲者東面于中西、坐先數右獲、固東面矣。復言之者、爲其少南就右獲也。士讀按先數右獲者、算上射之獲。

二算爲純、一純以取、實于左手、十純則縮而委之、每委異之、有餘純、則横于下。純、猶全也。耦陰陽也。縮、從

也數者東面則東西爲從也委之當在所釋右獲之南異之又在其南取易校數也有餘橫之南北又異之也自近爲下**一算爲奇、奇則又縮諸純下。**奇猶虧也又從之**興、自前適左、東面坐、兼斂算、實于左手、一純以委、十則異之、**右獲數畢更端起由中東就左獲亦東面也但少北於右獲屬左方耳總斂而後委之變於右以爲從也移寫李氏曰左右算獲異法者非故爲變也右獲以右手算則左獲宜以左手算以左手下任算故先實於左而仍以右手算之**其餘如右獲。**如其所縮所橫及每委異之也異之則次而北與**司射復位。**視算非非。**釋獲者遂進取賢獲、執以升自西階。盡階不**

升堂告于賓、賢獲、勝筭之筭也。齊之而執其餘以告。若右勝則曰右賢於左。若左勝則曰左賢於右。以純數告。若有奇者、亦曰奇。若左右鈞、則左右皆執一筭以告曰左右鈞。賢猶勝也、射以中爲雋也。穆亭李氏曰、釋獲之法、皆就一耦以分左右。是各自爲勝負也。至筭獲而告於賓、則皆左右總計、而不逐耦以數、將毋中多者以不中而掩其賢。不中者又因中多者而藏其拙乎。曰此聖人隱動不獲者以羞惡之心、而使自勉也。道勝飲不勝、而仍比耦行之、以分其優劣。斯以嘆先王激勸之非一術也。士讓按、言勝不言負、言賢不言否、此釋獲者善爲辭、而榮與愧自見矣。降復位、坐兼斂筭、實

八筭于中。委其餘于中西。興。共而俟。此將爲第三番射、故豫設之。或實或委、一如前法也。

右取矢視筭

司射釋弓矢視筭。與獻釋獲者釋弓矢。視筭屬偃武之會、故弓矢釋之。獻時尙威儀、爲脩文之會、故亦釋之。然則擯升降時不釋也。

司射適堂西、命弟子設豐。將飲不勝者。設豐、所以承爵也。豐形蓋似豆而卑。燕禮有豐、彼以承尊。尊者宜大。此以承爵、或小耳。命設豐不搢扑者、以尊者亦當飲豐上觶故。　望溪方氏曰、勝負相形、實有難爲情者。雖法行於有司、而同儕猶略見獻酬之意、故使

于弟洗酌坐奠于豐、亦曰敬養之義耳。

弟子奉豐升、設于西楹之西。乃降。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南面坐奠于豐上。降袒執弓反位。

勝者之弟子、其少者也。耦不酌、下無能也。酌者不授爵、略之也。此時袒執弓、於禮無所取、三字疑衍。大射儀無之。　穆亭李氏曰、此所勝者總計之勝負也。如右賢於左、則爲右黨之弟子。如左賢於右、則爲左黨之弟子。　士讓按豐設于西楹西者、統於賓方。亦如庭西設中當西序之意。凡射非皆告于賓、此獨不告者、恐賓亦在罰爵之列、非所宜告也。直設之耳。

司射遂袒執弓、挾一个、搢扑、北面于三耦之南、命三耦及衆賓勝者、皆袒決遂、執張

弓。執張弓、言能用之也。右手執弦如卒射。不勝者皆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于其上、遂以執弣。固襲說決拾矣、復言之者、起勝者也。執弛弓言不能用之也。兩手執弣、又不得執弦。司射先反位。既命之于堂西、乃居前、俟所命來也。三耦及衆射者、皆與其耦進立于射位北上。司射作升飲者如作射。一耦進揖如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堂、少右。先升、尊賢也。少右、避飲者也。右、自北面而言、則東也。豐在西楹西、正當西階。飲者升少西。當避豐上之爵、與相飲者之位。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興、少退、立卒觶、進坐

奠于豐下、興揖。少退、自遜也。立卒觶、不祭、不拜受、罰不備禮也。不勝者先降。射時升降、皆上射在先。今不勝者後升先降、畧之不由次。與升飲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出于司馬之南、遂適堂西、釋弓、襲而俟。俟、謂南面東上、俟司射第三番射之命。有執爵者。主人使贊者代弟子酌也。初使勝黨弟子發端於上耦既飲訖、贊者乃升自西階、酌訖、立于序端。執爵者坐取觶、實之、反奠于豐上。升飲者如初。每輙酌以至於備。三耦卒飲。賓主人大夫不勝則不執弓。執爵者取觶降洗、升實之、以授於席前。優尊也上射勝

則酌主人大夫。下射勝，則酌賓，授于席前。賓主人則於其右，大夫則于其左，皆邪向之。望溪方氏曰：雖優尊者，賓與不勝者同罰，蓋古者武事莫重於射。君臣長幼莫不盡志於此。無事則以習禮樂。有事則以決戰勝，所以保國衛民，將于是乎在。大夫州長，卽有事時之軍帥師帥也。故老疾不能射者，可辭於請射之初，而與于射則不敢寬其罰，蓋法不行于貴者，則無以肅其下也。

受觶以適西階上，北面立飲。西階上，楹西之少南，此飲罰爵之正位。雖尊者亦就此飲，不宜自尊別。**卒觶，授執爵者，反就席。**賓主人大夫皆然。**大夫飲，則耦不升。**耦者，衆賓也。不升，立于射位也。尊者可以孤，無能對。言之者，以賓主人飲耦在上，嫌大夫之耦亦當升耳。**若大夫之耦不勝，**

則亦執弛弓。特升飲。言特升飲，明大夫在席自若也。大夫飲而耦不升。則耦飲而大夫不與。亦宜然。移亭李氏曰。以此例之，則賓飲。主人必不降席而立于賓東矣。主此人飲，賓亦不降席而立于主人之東矣。衆賓繼飲射爵者辯、乃徹豐與觶。徹，猶除也。設豐者反豐於堂西，執爵者反觶於篚。自命設豐以下，皆言勝者飲不勝者之禮。而雍容揖遜。故曰其爭也君子。三禮館議。射禮勝飲不勝。當與記投壺禮參考。投壺禮。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灌。勝者跪曰敬養。是逐耦以校勝負。而飲其不勝之耦也。至三投已畢。以一馬從二馬。而慶其多馬者。則通黨以校勝負。而飲其勝者之黨也。前之三飲為罰爵。後之一飲為慶爵。罰必逐耦而校之。以謀其投之精。慶乃通黨而衡之。以榮其遇之幸。此投

壺禮之意也。若射禮則初番不釋算、不得行一馬從二馬之事、而終又不行慶禮。故投壺之飲四行、而射禮止二番飲也。

右飲不勝者　主人亦飲於西階上。雖有授于席前、必就射爵位而飲也。已無後才、不可以辭罰爵。禮射不主皮。禮射謂以禮樂射也。大射賓射燕射是矣。鄉射用采侯、亦賓射不主皮者、貴其容體比於禮、節比於樂。主皮之射者、勝者又射、不勝者降。禮射、不勝者後番復射。主皮者、不勝則不復升射。

司馬洗爵、升實之以降、獻獲者于侯。獲者、唱獲者也。蓋賓

之[illegible][illegible]也。獻之于侯，明其因侯爲功，得獻也。大射君禮，使服不留獲，司馬正獻之。服不于侯西北三步，拜受爵。穆亭李氏曰，侯西北三步，獲者受獻之正位。故此禮之獲者，與大射之服不，皆於是乎飲爵焉。然服不之獻，即於其位，而此獲者之獻，則於侯。若大射三侯，若獻服不氏於大侯之中，則蔽於參侯豻侯之外，堂上人不見也。此禮惟張一侯而已，故獻之於侯，以是爲變於君也。

薦脯醢，設折俎。俎與薦皆三祭。皆三祭者，祭品皆三。爲侯有右左中三處，將祭之也。

獲者負侯北面拜受爵。司馬西面拜送爵。負侯，負侯中也。拜送爵不同面，辟正主也。上文正主獻賓與衆賓，皆與受獻者同北面。

獲者執爵。使人執其薦與俎從之。適右

个設薦俎。人謂主人贊者，即上設薦俎者也。敖氏繼公曰，下經言獲者南面坐祭薦，旣乃祭俎。則是俎在侯北。薦在俎北。獲者又在薦北。其設薦亦脯醢而醢東，蓋上右也。薦俎不統於侯者，此獻主於獲者，非爲侯故耳。獲者南面坐，左執爵，祭脯醢。執爵興，取肺，坐祭，遂祭酒。南面正祭侯也。興，適左个中亦如之。先祭右次左後中，以外即之至中，若神在中也。左个之西北三步東面設薦俎，獲者薦右東面立飲，不拜旣爵。不就乏飲者，明其享侯之餘也。立飲薦右，近司馬。司馬受爵，奠于篚，復位。獲者執其薦，使人執俎從之，辟設于乏南。

遷設薦俎近之之乃已所有事之處、明已所得禮也。辟之者、不使當位、避舉旗偃旗也。于之南、右之也。謂離于故處也。凡燕食祭祀之薦俎、皆當其位前。唯此與大射獲者釋獲者、薦俎辟設不當前。

獲者負侯而俟、侯第三待射。

右獻獲者

獲者之俎、折脊脅肺。臑。臑、據無大夫來、則獲者得之。若有大夫一人二人三人而上、則獲者若膞若骼若觳之折以大夫餘體耳。

東方謂之右个。侯以向堂為正。

司射適階西釋弓矢、去扑說決拾、襲。適洗、洗爵、升實之以降、獻釋獲者于其位、少南。薦脯醢折

爼有祭。獲者受命于司馬，故司馬主獻之。釋獲者聽命於司射，故司射主獻之。二者皆賓之弟子耳。分卑而獻薦之禮均者，射以侯為主，以中為賢，重其事，因敬其勤勞之人也。獻不當其位，辟中也。此薦設與獲者同，但彼三祭而此一祭為異。士讓按先有唱獲而後有釋獲，故二者之獻以為先後序。獻爵，釋弓矢，去扑，亦交事。釋獲者薦右東面拜受爵，司射北面拜送爵。釋獲者就其薦坐，左執爵，祭脯醢。興取肺，坐祭，遂祭酒。興，司射之西北面立飲，不拜既爵。司射受爵，奠于篚。釋獲者少西辟薦，反位。辟薦少西者，為復射妨司射視算也。亦辟俎如獲者。望溪方氏曰

司馬司射無俎，何也。事有所專，故獲者釋獲者有加俎，猶大射所先薦者，惟司正與射人。而司馬則與羣士徧獻薦燕禮所先薦者司正射人司士執冪者。而大射正則與羣士徧獻薦也。

右獻釋獲者

釋獲者之俎，折脊脅肺，皆有祭。

肺謂舉肺，祭，則祭肺也。皆，皆獲者也。

穆亭李氏曰、射有侯有旌有之獲者主之，有中有籌、釋獲者主之。有楅、設楅者主之，有豐、設豐者主之，有弓矢決拾、納射器者主之，莫不各有事也，而所獻惟獲與釋獲者，其餘則否。蓋侯以命中，中以算中，者日、侯以明之，合此二者，則明之無由，故獨加禮焉，然必再番射畢而後獻者、與獻工於歌後，獻笙於笙後同意。

司射適堂西、袒決遂、取弓于階西、挾一个、搢扑、以反位。為將後射。司射去扑、倚于階西、升、請射于賓如初。賓許。司射降搢扑、由司馬之南、適堂西。命三耦及衆賓皆袒決遂執弓就位。位、射位也。在司射之西南東面司射先反位。言先三耦及衆賓也。既命之、即反位、不俟之也。鄭不言先、三耦未有拾取矢位、無所先。張氏爾岐曰、初、三耦在司射西南、及司馬立司射之南、三耦拾取矢、移位於司馬之西南、是拾取矢時、射位始定。故注云未有拾取矢位、無所先也。又射者堂下凡三位。堂西南面、北耦之位、司射西南東面、三耦初射之位、司馬西南東面、則拾取矢以後、至終

射之位也。移亭李氏曰。考初番誘射時。未有司馬之位。故三耦射位。以司射之位爲識。而曰立於其西南。至司馬命去侯之後。始立于司射之南。故再番射時。即以司馬之位爲識。而曰立于司馬之西南。實則司馬之西南即司射之西南。未始有移位。是鄉射止有二位。惟大射之位有三耳。

三耦及衆賓皆袒決遂執弓。各以其耦進。反于射位。以術與也司射作拾取矢。三耦拾取矢如初。反位。仍以三耦爲先賓主人大夫降揖如初。主人堂東、賓堂西、皆袒決遂執弓。皆進、階前揖。南面相俟而揖。行。及楅揖。拾取矢如三耦。當楅而東西面相揖。遂拾取矢不先當楅

北面揖也。卒北面揖三挾一个、揖退。各由其塗反位。賓堂西、主人堂東、皆釋弓矢襲、及階揖升堂揖就席。將袒先言主人、尊賓也。將襲先言賓、尊賓也。袒盡敬之事、襲脩容之事。大夫袒決遂、執弓就其耦、降于堂西、就其耦於射位、與之拾取矢。揖皆進如三耦。耦東面、大夫西面。大夫進坐說矢束、大夫西面、爲下射故也。說矢束者、不自尊異、若欲與其耦拾取者然。興反位而後耦揖進、坐兼取乘矢、順羽而興。反位揖。兼取乘矢者、尊大夫、不敢與之相拾也。相下相尊、君子所以相接也。大夫進坐亦兼取乘矢如其

耦、北面揖三挾一个（不自別異）揖退耦反位、大夫遂適序西釋弓矢、襲、升即席。（大夫不序於下尊也。士讓拔耦反位者於堂西也。）衆賓繼拾取矢。皆如三耦以反位、

右三請射

大夫說矢束、坐說之。（明不自尊別。）

司射猶挾一个以進、作上射如初一耦揖升如初。（進、前也。亦還當上耦而作之。但云上射、可以該耦字。）司馬升、命去侯。獲者許諾。司馬降釋弓反位。（記所謂司馬無事不釋弓。）司射與司馬交于階前、去扑、襲、升請以樂樂于賓。賓許

諾。司射降搢扑、東面命樂正曰、請以樂樂于賓、賓許。東面、于西階之前也。不就樂正命之者、傳尊命于賤者、遙號令之可也。大射云、樂正北面。此亦當然。樂正此時之位、在東階東南北面。其受司射命、不還西面者、以賓在堂故也。

司射遂適階閒堂下北面命曰、不鼓不釋。不鼓不釋、言不與鼓聲相應、則節不比於樂、不釋算也。鄉射之鼓、鄉大夫士皆以五節。一節先奏以聽。其四節、所以爲耦之拾發四矢也。望溪方氏曰、射之初、弓矢未調、三射而後樂作、俾循序而致其精也。射之終、筋力既乏、三射而樂始作、俾嚴終而彌歛其氣也。再射不貫不釋、射之實用在立武也。管夷吾曰、射不能中、與亡矢同實。中不能入、與無鏃同實。三射不鼓不釋、射之精意在

養德也。孔子曰、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惟賢者乎。士讓按司射三番命辭、初曰無射獲無獵獲者。繼試之而防其習之未能、戒之也。再曰不貫不釋者。將觀其巧力矣、以中的期之也。三曰不鼓不釋、則欲成之以樂而歸於和也。**上射揖。司射退反位。**北面命、亦命上射也。省文耳。曰上射揖之、衆耦亦備知矣、**樂正東面命大師曰、奏騶虞間若一、**東面者、進還向大師也。騶虞、召南篇詩。射義曰、騶虞者樂官備也。其詩取樂得賢者衆多、歎思仁人以充其官、此天子之射節也。而用之者、方有樂賢之志、取其宜也。間若一者、節奏之間、長短希數如一。士讓按騶虞之歌有九節、天子之射節也。鄉大夫宜以采蘋五節、士宜以采蘩五節。今得射用天子之樂者、注以爲方有樂賢之志。騶虞者

衆官備也、取其宜也。然天子九節、先歌五節以聽。僕至尊先知審。而後一節將一矢也。竊意鄉射一耦各乘矢、雖奏騶虞之詩、未必敢擬九節也。只奏五節。先一節以聽、而四節則拾發以將八矢耳。此亦禮盛可進取之意、有放而不致者、**大師不與、許諾。樂正退反位。乃奏騶虞以射。**其他賓射與燕射、若州長他賓客、自奏采蘋。惟此篇鄉大夫、州長射法、則同用騶虞。以同有樂賢之志也。 穆亭李氏曰、鄉射耳、而直用天子之樂節者。或謂遠尊則無嫌。或謂詩以騶虞、而仍以五節、分義亦存其間。二說雖可通、終不若注疏之善。蓋賓射燕射私禮也。若鄉射則公禮也。先王制此以廣厲學宮而育人材。特隆以騶虞之節。鄉大夫若州長、不過承而行之、何嫌焉。**三耦卒射。賓主人大夫衆**

賓繼射、釋獲如初。卒射降皆應鼓與歌之節、乃釋算也。賓與主人大夫卒射、皆升階。降者衆賓。釋獲者執餘獲、升、告左右卒射如初。告于賓也。

右三射用樂　歌騶虞、若采蘋、皆五終。射無算。騶虞僅歌五終、因鄉射是鄉大夫士故也、經文未及詳節數、又不見歌采蘋之詩、故記人補之。射無算者、謂堂下衆賓繼射者之人無定數、每一耦射、則歌五終。又騶虞之義、歐陽脩引賈誼新書、騶者文王囿名、虞者囿之司獸。或曰、騶廐官。虞、山澤之官。二職皆不失人、則官備矣。朱子曰、據詩但取一發五豝之義耳。騶虞則爲仁獸之名。以庶類蕃殖、美

國君之仁如之也。陳氏暘云、王大射奏騶虞、在樂師。而令之者在大司樂。歌之在瞽矇。而帥之在大師。奏以鍾鼓。歌以人聲。人歌而以鍾鼓奏之、足以定和矣。此經曰奏、記曰歌、蓋備舉

也。

司馬升命取矢、矢獲者許諾。司馬降釋弓反位。弟子委矢、司馬乘之、皆如初。司射釋弓視算如初。釋獲者以賢獲與鈞告如初、降復位。士讓按習禮之始、防其躁也。行禮將終、防其倦也。惟一一皆如初、斯終如其始矣。

右取矢視算

司射命設豐。設豐實觶如初。遂命勝者執張弓。不勝者執弛弓。升飲如初。大射儀、此下云卒退豐與觶如初、此脫一句。

右飲不勝者

司射猶袒決遂左執弓右執一个兼諸弦面鏃、適堂西以命拾取矢如初。側持弦矢曰執。凡射者於矢、將用之則挾、不用之則執。面、尙也。倂矢於弦、尙其鏃。將止、變於射。司射反位。三耦及賓主人大夫衆賓、皆袒決遂、拾取矢如初。矢不挾、

兼諸弦弣以退。不反位、遂授有司于堂西。方持曰挾。

此不挾者、謂側持。執之而已。以射禮畢、不射也。辯拾取矢揖。于揖見終事有儀、

皆升就席。升就席者、賓大夫主人及三賓也。三耦及弟子自若留下。司射乃

適堂西、釋弓去扑、說決拾、襲反位。司射之扑在階西。令去朴於堂西者、不復射也。

司馬命弟子說侯之左下綱而釋之。

命獲者以旌退。命弟子退福。司射命釋獲者退

中與算而俟。說、解之也。釋、不束之。諸所退皆俟于堂西、備旅酬。既畢或復射也。於是獲者釋獲者亦退其薦俎。士讓按大射、賓為士舉旅。後有若命曰復射之文。此篇無之、然

凡行禮畢時、毋寧不盡之意、此所以退者俟有後命也。

右三射畢

士讓按射禮掌于司射司馬二人、以行禮而名官。卽分官以掌禮。司射所主者射教也、故告于賓、命納器、比三耦、誘射作耦、命上射、告卒射、搢扑、去扑、袒襲、命設中、進視算、命設豐、作升飲、獻釋獲、請樂賓命樂正、終而命拾取矢、退中與算焉。司馬所主者射政也、故命張侯、命倚旌、命負侯、命去侯、命取矢、命設楅、獻獲者、終而命說侯退旌退楅焉。細玩司射之教、行及尊者。司馬之政、施于卑者、大致然也。陳氏用之曰、射禮旌以詔之。鼓以節之。扑以戒之。定其位有物。課其功有算。使人存爭心於揖讓之閒。奮武事於燕樂之際。德行由是可觀。齒位由是可正。所以正交接於鄉黨也。竊謂數語包括大旨。疑

存爭心之存、當作息字、或去字之誤、

司馬反爲司正。退復觶南而立。射事已而復其故職、當監旅酬也。云復觶南、見射時觶不徹、士讓按經有敘次中見文法。如前日作相爲司正。中日司正爲司馬、此口司馬反爲司正、末日乃息司正、數句、右聖人豈有意爲是哉。而轉軸結構、自然如此、所謂順理成章也。又如逸接文法若未飲酒時先張侯、至將射方說束、前云不繫左下綱、後云遂繫左下綱、文法何一絲不亂也。又如一爵也奠于某所、取于某所、所皆遙相照應、推之他篇文義、如升拜成拜等儀、禮容如繪、化工之文也、可以類參。

樂正命弟子贊工、贊工遷樂即位。弟子相工、如其降也。升自西階反坐。

也。降時如初入、上工四人已下是也、升自西階反坐、蓋前避射、遷工于東方西面、今將旅酬無算樂、故遷升于堂上也、此時樂正反自西階東北面。賓北面坐取俎西之觶、興、阼階上北面酬主人。此即未射以前一人所舉觶於賓賓奠之於薦西者。主人降席、立于賓東、賓坐奠觶拜、執觶興、主人答拜。賓不祭、卒觶、不拜、不洗、實之、進東南面。凡所不者酬而禮殺。主人阼階上北面拜。賓少退。少退避也。主人進受觶、賓主人之西、北面拜送。旅酬同階、禮殺。賓揖就席。賓酬主人、禮明。主人以觶適西階上酬大夫。大夫

夫降席、立于主人之西、如賓酬主人之禮。旣賓觶、進西南面立、鄉所酬。主人揖就席。主人酬大夫禮亦明。若無大夫、則長受酬亦如之。三賓之長、堂上有席、以長幼之次受酬。大夫若衆、則相酬辯、乃及長。司正升自西階相旅、作受酬者曰、某酬某子、至三賓方相之。某者字也、某子者氏也。字不若子。旅酬乃敬所逮、故於受酬者尊加其所稱。移亭李氏曰、司正之相旅、猶司射之比耦也。此相旅而曰某酬某子、猶比耦之言子與某子。射也。鄉飲酒相旅、而曰某子受酬、猶比耦之言某御於子也。蓋兩告之。受酬者降席。司正退立于西序端東面。退立、俟後酬者。其始升相時、立于階西北

而，衆受酬者拜興飲，皆如賓酬主人之禮。辯。堂上有席者，酬禮皆明矣。遂酬在下者。賓黨無席者。皆升受酬于西階上。卒受者以觶降，奠于篚。司正降復位。監旅酬訖，乃降，使二人舉觶以爲無算爵始。

右旅酬

古者於旅也語。禮成樂備，乃可以言語。先王禮樂之道也。疾今人慢於禮樂之盛，言語無節，故追述古。士讓按：古者，謂周初盛時。敖氏指殷以上，非也。儀禮作自周公，記者爲後賢習禮者，綴于經末耳。凡旅不洗、殺。不洗者不祭。不盛。既旅，士不入。後正禮也，既旅則將燕矣。士入

立于下，齒

于鄉人。

使二人舉觶于賓與大夫。二人，主人之贊者。士讓按鄉飲酒禮有介，故二人舉觶于賓與介。此射禮無介，其舉觶于大夫則如介禮也。舉觶者皆洗觶，升實之。西階上北面，皆坐奠觶，拜，執觶興。賓與大夫皆席末答拜。舉觶者皆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拜，執觶興。賓與大夫皆答拜。舉觶者逆降，洗，升實觶，皆立于西階上，北面東上。賓與大夫拜。舉觶者皆進，坐奠于薦右。皆席末答拜者皆循末觶

乎卑也。坐奠之，對者卑不敢親授。于薦右、凡將飲者於右。賓與大夫辭。坐受觶以興。辭其坐奠，不自尊也。言受者，亦若親受然。舉觶者退反位、皆拜送、乃降。賓與大夫坐反奠于其所、興。反奠之，未舉者，盛禮已崇，令主人復將爲無算爵發端，賓大大不盡主人歡，故且奠而未樂，至徹俎後、主人乃復使二人舉之。若無大夫、則唯賓。長一人舉觶，如燕禮勝爵、長勝一爵于君。

右二人舉觶

司正升自西階、阼階上受命于主人。適西階上北面請坐于賓。請坐者，欲與賓燕、盡其倦懈、優之以盡慇懃也。賓辭以

俎。俎、肴之貴者。辯者、不敢以燕坐褻貴肴　反命于主人。主人曰、請徹俎。賓許。司正降自西階、階前命弟子俟徹俎。弟下賓黨也。以賓黨徹之、順賓意也。　穆亭李氏曰此亦學中之弟子也。主人於弟子有師道焉。徹賓俎以司正。大夫之俎、則與主人同使弟子者、下賓也。司正升立于序端。立以俟事、士讓按鄉飲酒作席端、賓降席北面。主人降席自南方、作階上北面。大夫降席、席東南面。俟弟子升受俎。賓取俎、還授司正。司正以降自西階。賓從之降。遂立于階西東面。司正以俎出授從者。從者、賓家從來

者也。俎為盛禮，必歸之，所以尊禮之。鄉飲酒、燕禮、大射，皆有歸賓俎。公食大夫，有司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穆亭李氏曰：卷俎歸於賓館，禮之重者也。飲射禮輕，惟出授從者而已。主人取俎，還授弟子。弟子受俎，降自西階以東。主人降自阼階，西面立。以東，授主人侍者。穆亭李氏曰：燕禮，賓自以俎出者，尊君也。此敵禮，故使司正及弟子以出，賓惟降階下而已。大夫取俎，還授弟子。弟子以降自西階，遂出授從者。大夫從之降，立于賓南。凡言還者，明取俎各自鄉其席。衆賓皆降，立于大夫之南，少退，北上。衆賓，三賓也。雖無俎，亦為將燕從降。

右徹俎

主人以賓揖讓說屨乃升大夫及衆賓皆說屨升坐。說屨者將坐空屨褻賤不宜居堂也。說屨則必攝衣爲其被地。少儀云排闔脫屨於戶內一人而已矣。若尊卑在堂則尊者一人說屨在堂其餘說於堂下。是以燕禮大射臣皆說屨於階下公不見說屨之文明公屨在堂矣。此臣禮賓主人行敵禮故皆說於下。

乃羞。羞進也。凡庶羞不踰牲此牲用狗則羞者狗胾及醢作之醢可知

無算爵。算數也。

使二人舉觶。所謂士讓按此所舉卽前反奠于其所者今仍使向者二人受之。

賓與大夫不興取奠觶飲卒觶不拜。云不拜者嫌坐卒爵者拜

既爵，此坐于席。禮既殺、不復崇。執觶者受觶、遂實之。賓觶以之主人。大夫之觶、長受。長、堂上衆賓長。比耦時、主人與賓爲耦、大夫與士爲耦、此無尊爵之序、亦當然。而錯。皆不拜。錯者、賓主人之觶以之次賓、賓長之觶以之次大夫、其賓與大夫、或多寡人數無可遞酬、則二觶迭飲於坐而已。皆不拜受禮及殺也。辯、卒受者興、以旅在下者于西階上。衆賓之末飲而酬主人之贊者。大夫之末飲而酬賓黨、亦錯焉。執觶者酌在上辯、降復位。不使執觶者酌以其將旅酬、亦當與於旅故也。其堂上皆坐行旅。至此立階上、旅在下也。　穆亭李氏曰、堂上之酬未辯、無酬及在下者禮。　士讓按自三人舉觶至此、皆是二觶並行者。二觶並行、和易至

於流。然爵雖名無算、實亦有算也。以東錯西。以西錯東。堂上錯畢、乃及堂下。計人行爵。終於無遺。雖錯而不紊焉。

長受酬。酬者不拜、乃飲卒觶以實之。長、堂下賓黨之長、主黨贊者之長也。云不拜、嫌酬于堂下。異位當拜也。 望溪方氏曰、自是受酬者皆不拜矣。故酬者以不拜先之。

受酬者不拜受。堂下卑者受堂上尊者酒、當拜。由禮殺、故不拜。

辯旅、皆不拜。主人之贊者、於此始旅、嫌有拜、

執觶者皆與旅。嫌已飲不復飲也。故著之。前已飲者、使之勸人耳。非逮下之惠也。此亦自以齒與於旅。

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篚。執觶者洗、升實觶、反奠于賓與大夫。復奠之者燕以飲酒爲歡、醉乃止。主人之意也。 望

溪方氏曰卒受者以虛觶奠于篚可以止矣而復實觶及奠示飲酒之秩節有終而主人之歡心無已也猶三射既畢復袒決遂拾取矢等儀示勤禮則敬心如始至立武則軍事以嚴終也曰執觶者洗示前一觶已奠于篚別于篚取二觶而新之也　士讓按此反奠二觶有數旅酒以成禮爲尊者設方逮及賤者今若卒受者降奠而止是禮由卑者成之也惟再洗反奠則禮成于尊者矣及奠而復舉所以酢賓故曰無算爵也在主人雖不爲限量而在賓與大夫必以禮爲節其終也奠之不舉焉惟聽無算樂之作而終之以和也

無算樂　合鄉樂無次數任賓主所好也

右燕

賓興樂正命奏陔。陔夏有聲無辭之樂金奏之一也。周禮賓醉而出奏陔夏。士讓按注云陔夏其詩亡。天子諸侯以鍾鼓。大夫士鼓而已。郝楚望駁之云。鄭解鄉射謂士特縣不得有鍾。何以成樂。竊謂郝氏似優。又敖氏以陔夏為有聲無辭。則注詩亡之說亦未的。

賓降及階陔作。賓出衆賓皆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拜送賓于門東西面。賓不答拜。禮有終。

右賓出

大夫後出。下鄉人不干其賓主之禮。主人送于門外再拜。拜送大夫。尊之也。主人送賓還入門揖大夫。乃出拜送之。士讓按大夫後出。經不言者大夫或有或無。或來或後。經故闕之不著。而記補之耳。

明日賓朝服以拜賜于門外。謝恩惠也。士讓按門外即庠序之門外非私家之門外也。鄉大夫士在鄉州中固有私家而行公禮不私謝也是日尚有息司正之禮公事未畢明在庠序可知主人不見。如賓服遂從之拜辱于門外。乃退。不見禮不褻也。拜辱謝其屈辱也拜賜之禮賓至于門外擯者出請入告。主人辭不見賓乃拜。主人拜辱亦如之。

右拜辱

主人釋服。乃息司正。釋朝服更服元端也。息勞之也。勞司正謂賓之與之飲酒。以其昨日尤勞倦也。月令曰勞農以休息之。無介。勞禮畧也。取于鄉飲酒。士讓

按未射之先。行正禮。尚無介。則此不加於正禮。固宜。不殺。無俎故也。使人速。速。召也。亦當使人戒。乃速之。迎于門外不拜入升不拜至不拜洗。薦脯醢。無俎。賓酢主人。主人不崇酒不拜衆賓。既獻衆賓一人舉觶。遂無筭爵。主人不崇酒。則賓不告旨可知。一人舉觶以下。無工升歌立司正旅酬及二人舉觶。徹俎諸事。故云遂無筭爵也。其他不著者。可以意推。無司正。使擯者而已。不立之。賓不與。不可褻也。徵唯所欲。徵召隨所愛者。以告于鄉先生君子可也。告。請也。鄉先生。鄉大夫致仕者。君子。有德行不仕者。羞唯所有。用時見物。鄉樂唯欲。不歌雅頌。

取周召之詩在所好。敖氏云。凡國風皆是。

右息司正

右鄉射禮 凡三十八節經文止

記古本

記。大夫與。則公士爲賓。使能。不宿戒。其牲狗也。亨于堂東北。尊綌冪。賓至徹之。蒲筵。緇布純。西序之席北上。獻用爵。其他用觶。以爵拜者不徒作。薦。脯用籩。五膱。祭半膱橫于上。醢以豆。出自

東房。膱長尺二寸。俎由東壁、自西階升。賓俎、脊
脅肩肺。主人俎、脊脅臂肺。肺皆離。皆右體也。進
腠。凡舉爵、三作而不徒爵。凡奠者於左。將舉者
於右。衆賓之長一人辭洗、如賓禮。若有諸公、則
如賓禮。大夫如介禮。無諸公、則大夫如賓禮。樂
作、大夫不入。樂正與立者齒。三笙一和而成聲。
獻工與笙、取爵于上篚。既獻、奠于下篚。其笙則
獻諸西階上。立者東面北上。司正既舉觶而薦

諸其位。士讓按自記首至此、與鄉飲酒記、互爲詳略同異、以鄉大夫士之射、亦先行鄉飲酒禮也、朱子析附本經節下、以便讀者、今仍依通解本于前、而總集古記以存古、如左。

三

耦者、使弟子。司射前戒之。司射之弓矢與扑、倚于西階之西。司射既袒決遂而升、司馬階前命張侯。遂命倚旌。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凡畫者丹質。射自楹閒。物長如笴。其閒容弓。距隨長武。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命負侯者由其

位。凡適堂西、皆出入于司馬之南。唯賓與大夫降階遂西取弓矢。旌各以其物、無物則以白羽與朱羽糅。杠長三仞、以鴻脰韜上二尋。凡挾矢、於二指之閒横之。司射在司馬之北。司馬無事不執弓。始射、獲而未釋獲。復、釋獲。復、用樂行之。上射於右。楅長如笴、博三寸、厚寸有半、龍首、其中蛇交、韋當。楅髤、横而奉之、南面坐而奠之、南北當洗。射者有過則撻之。衆賓不與射者不降。

取誘射之矢者、既拾取矢、而后兼誘射之乘矢
而取之。賓主人射、則司射擯升降。卒射、即席而
反位。卒事、鹿中、髤前足跪、鑿背容八筭、釋獲者
奉之。先首。大夫降、立于堂西以俟射。大夫與士
射、袒纁襦。耦少退于物。司射釋弓矢視筭與獻
釋獲者釋弓矢。禮射不主皮。主皮之射者、勝者
又射、不勝者降。主人亦飲于西階上。獲者之俎、
折脊脅肺臑。東方謂之右个。釋獲者之俎、折脊

脊肺、皆有祭。大夫說矢束坐說之。歌騶虞、若采蘋、皆五終。射無筭。古者於旅也語。凡旅不洗。不洗者不祭。既旅、士不入。大夫後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鄉侯上个五尋。中十尺。侯道五十弓。弓二寸以爲侯中。倍中以爲躬。倍躬以爲左右舌。下舌半上舌。箭籌八十、長尺有握、握素。楚扑、長如笴、刊本尺。上讓按自三耦者使弟子句至此皆補經所未備而與大射儀可通者甚多。故大射雖無另記、而可會考也。君射則爲下射。上射退于

物一笴。既發、則答君而俟君樂作而后就物。君袒朱襦以射。小臣以巾執矢以授。君飲君、如燕。則夾爵。君國中射、則皮樹中、以翿旌獲、白羽與朱羽糅。於郊則閭中、以旌獲。於竟則虎中、龍旜。大夫兕中、各以其物獲。士鹿中、翿旌以獲。唯君有射于國中。其餘否。君在、大夫射則肉袒。士讓

按自君射則為下射句至末。乃記大射之儀者。朱子通解已附于大射篇公及諸公卿射一節經後。誠為特見。然古本當存也。故揔錄此。而解見大射篇。

儀禮紃解卷五終